

【文化中国行】

【书中节气】

四大名著里的
“桃花”开

□马晓炜

桃花是春天的信使，亦是春天最亮丽的名片。而在我国古典四大名著里，桃花作为意象或场景出现，开得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。

提及桃花，首先想到的便是《三国演义》开篇“宴桃园豪杰三结义，斩黄巾英雄首立功”。张飞道：“吾庄后有一桃园，花开正盛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，我三人结为兄弟，协力同心，然后可图大事。”玄德、云长齐声应曰：“如此甚好。”次日，于桃园中，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，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。桃红梨白原本是文人墨客笔下缱绻的风景，不承想，此时的景致竟让一身豪气的武夫们趋之若鹜。桃花烂漫，三人焚香洒酒，长跪立誓，生死与共的铿锵誓言响彻云天。刘关张义结生死的悲壮，竟然是在朵朵桃花的见证下上演的。这时的桃花，不仅仅是挺立枝头的芬芳春花，也成为忠义精神的具象化表达。

同为写男儿世界的《水浒传》，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桃花挤挤挨挨笑春风的盛景，但书里出现了“桃花山”“桃花村”两个地名。第五回“小霸王醉入销金帐，花和尚大闹桃花村”中，“花和尚”鲁智深途经桃花村，为刘太公解围救女，敢于仗义出手，与桃花山的强人周通、李忠大打出手，一场江湖风波就此在看似温婉的地名之下发生。在施耐庵生动细腻的笔墨里，这两个被冠以“桃花”的地名，绝非闲来之笔，显然是作者巧妙构思的结果，既暗含调侃与讽刺，又为故事的矛盾与冲突摁下“启动键”。

有着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”之称的《红楼梦》，描花绘草的文字很多，桃花自然必不可少，最著名的首推第二十三回中的一段描写：“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浣，早饭后，宝玉携了一套《会真记》，走到沁芳闸桥边桃花底下，一块石上坐着，展开《会真记》，从头细玩。正看到‘落红成阵’，只见一阵风过，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，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。宝玉要抖将下来，恐怕脚步践踏了，只得兜了那花瓣，来至池边，抖在池内……”宝玉回头一看，却是林黛玉来了，肩上担着花锄，锄上挂着花囊，手内拿着花帚……”而在该书的第二十七回，林黛玉葬花并作诗《葬花吟》，以桃花凋零表达对生命短暂、命运无常的悲叹，桃花成为她内心情感和命运的象征，多少读者在品读这首诗时，何曾不泪眼婆娑。

倘若说，上面所写皆是烟火人间的桃花，那么最神奇的，应该是在《西游记》中，桃花竟然器宇轩昂开了天庭。书的第五回：“乱蟠桃大圣偷丹，反天官诸神捉怪”，就写了孙悟空被封为齐天大圣后，第一份“美差”便是看管蟠桃园，蟠桃园的桃花真是美不胜收，难怪连吴承恩都不停赞叹，“夭夭灼灼桃花盈树，颗颗株株果压枝。”王母蟠桃园的桃花代表着仙界的富饶与诱惑。孙悟空偷吃蟠桃引发的惊天风波，让一树树的桃花，从此成了命运纠葛的鲜活注脚。

四大名著里的桃花，纵然出现的形式各异，赋予的内涵不同，可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其最本真的模样。书页里的桃花，就这样与春光里的桃红不期而遇，那是一种被古典文学滋养的诗意，从文字深处灼灼而来。



试读柳宗元

□童恩兵

我去了趟湖南永州，也不是专门去的，去广西参加教研活动，回程多请了两天假，绕了个弯。火车过了桂林往北走，山就不一样了，桂林的山是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的，一个个的，孤零零的，像大号的笋。永州的山是连成片的，远远的，青蒙蒙的，压在那里。

我是冲着柳宗元去的。到了永州才知道，他当年住的地方，现在什么都找不到了。零陵区有条柳子街，沿街走到底，有个柳子庙，是后人修的。庙不大，两进院子，里头供着他的塑像，旁边墙上刻着他的诗。我在庙里转了一圈，出来坐在台阶上。旁边有个卖凉粉的老太太，问我从哪里来。我回答了，她又说，这么远来看柳宗元？我说是。她说，来看他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说不上来。

柳宗元到永州那年32岁。他21岁中进士，26岁又中博学宏词科，一路顺风顺水，30岁就当上了监察御史里行。那时候他跟刘禹锡、韩泰，都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。顺宗皇帝信任他们，他们想干的事很多：抑制宦官，打击藩镇，整顿吏治。柳宗元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，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。可这阵春风，只吹了一百多天。

顺宗被迫退位，宪宗上台，王叔文被贬，后来又赐死。柳宗元先被贬到邵州，走到半路，又接到命令，改贬永州司马。从长安到永州，三千多里路，他走了一个多月。

永州司马是个什么官呢？名义上是正六品，实际上是个闲差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柳宗元到永州的时候，带着母亲、堂弟、表弟，一家子人没地方住，只好寄居龙兴寺。第二年，他母亲病死了。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，那一刻他想过死。

站在柳子庙前头，忽然想起他那首《江雪》。小时候背诵，哪里懂得里头的意思。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20个字，白得不能再白了。可你仔细想想，一个32岁的人，从权力的中心被发配到这里，只见茫茫大雪。他不是钓鱼，他是在跟自己较劲。中国文人写孤独的多了，陈子昂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，那是站在高处往下看。李白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那是热闹惯了，突然一个人待着，找点乐子。可柳宗元不一样，那个在江面上钓鱼的老人，不是他向往的样子，就是他自己。

他在永州待了十年。他就在那个小小地方，写信，读书，爬山，写文章。给萧俯写信，给许孟容写信，求他们帮忙说情，想回长安。可信寄出去，像扔进水里，连个响都没有。那些老朋友，有的自顾不暇，有的怕惹麻烦，有的干脆

装不认识他。

他后来不写信了，他开始写文章。《捕蛇者说》是那时候写的，“永州之野产异蛇，黑质而白章”。他写那些百姓，为了免交赋税，宁可冒着生命危险去捕蛇。写得很冷静，很克制，可你读着读着就觉得心里头发凉。

他最出名的文章，还是那些山水游记。

我第二天一早去了愚溪。愚溪在柳子庙旁边，是潇水的一条支流。柳宗元当年住的龙兴寺就在附近，他经常沿着这条溪走，越走越远，最后在溪边买了一块地，盖了几间房子，把溪的名字改了，叫愚溪。愚溪、愚丘、愚泉、愚沟、愚池、愚堂、愚亭，全带个愚字。你说他是在自嘲，还是在赌气？我觉得都有。

溪水很浅，清得能看见底下的石头。两岸长满了竹子，密密的，风一吹，沙沙响。我沿着溪走了很久，走累了，在石头上坐下，听水声。忽然想起他写的那句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”。这哪里是写鱼，分明是写他自己。我在愚溪边坐了一个下午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往回走。路上碰见一位老人，慢吞吞地走。我问他，大爷，这条溪真的叫愚溪吗？他说，叫了好多年了，后来改了，叫什么我也不记得了，反正我们本地人还叫愚溪。我问他，你知道柳宗元吗？他说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庙里还供着呢！

元和十年，柳宗元终于等来回长安的诏书。他在永州待了整整十年。他兴冲冲地回到长安，可长安已经不是他认识的长安了，朝堂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。而且武元衡这些人还记着仇，说柳宗元不能用。他在长安待了不到两个月，又被贬到柳州去了。柳州在广西，比永州还靠南。

他去柳州之前，听说刘禹锡被贬到播州，播州在贵州，比柳州还偏，而且刘禹锡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。柳宗元上奏朝廷，说愿意跟刘禹锡换，自己去播州，让刘禹锡去柳州。后来在大臣们的周旋下，刘禹锡改去连州。

在柳州，柳宗元不是司马了，是刺史。他干了四年，干了不少事。当地有个陋习，穷人借钱，拿孩子作抵押，还不上钱，孩子就给人当奴婢。柳宗元下令，让那些当奴婢的，按工钱折算，够还债了就放人。没钱赎的，他自己掏钱。他还办学堂，教那些南方来的年轻人读书写文章。韩愈在墓志铭里写，经过柳宗元指点的学生，写文章都有章法。柳宗元对柳州的贡献不是轰轰烈烈的，但实打实为民。柳州城南靠江，可江水太高，打水不方便。当地人迷信，说地下有龙，不敢挖井。柳宗元不信这个，带人凿了一口井，解决了全城人的吃水问题。他还种树，在江边种柳

树，在城北种柑树，后来还写了首诗。

从永州到柳州，他变了吗？变了。在永州的时候，他天天跋山涉水，写文章排遣苦闷，心里头装的还是长安。到了柳州，他不怎么写了，他开始做事。那些在永州想了一万遍的道理，在柳州一条一条地做出来了。

元和十四年，柳宗元死在柳州，才47岁。死的时候，身边没什么亲人，就几个学生和几个朋友。他在柳州生的儿子柳告，才三四岁，还有一个遗腹子。刘禹锡后来把这两个孩子接走了，当自己的养子。刘禹锡还替他整理遗稿，编了一本《柳河东集》，留了下来。

柳宗元写过很多文章，可活着的时候没几个人真正懂。他做过很多事，可在柳州那四年，放到大唐的版图里，不能算是大事。可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一千二百年后，还有人来看他。那个庙，那条溪，那座山，都因为他改了名字。永州那个地方，以前没人知道，现在柳宗元去过，就有人千里迢迢跑来看。

这是不是就是他说的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？那个老人坐在江面上，半天也钓不上来一条鱼，可他还在那儿坐着。你以为他在钓鱼，其实不是。他只是坐在那儿，证明自己还在。柳宗元在永州，写了一篇又一篇，把那些山山水水都记下来了。那些山本来没有名字，他给了它们名字。那些石头本来没人看，他写了，就有人看了。

离开永州的时候，特意路过柳子庙，庙门关着。河边的柳树已经绿了，枝条垂在水面上，一晃一晃的。我站在桥上看了很久，想起他写的《渔翁》：渔翁夜傍西岩宿，晓汲清湘燃楚竹。烟销日出不见人，欸乃一声山水绿。回看天际下中流，岩上无心云相逐。这首诗比《江雪》晚写几年。里头还是孤独，可这种孤独跟《江雪》不一样。《江雪》的孤独是硬邦邦的，像石头，像冰。《渔翁》的孤独是软绵绵的，像水，像云。那个渔翁早上起来，烧火做饭，吃完划船走了，回头看的时候，山上的云还在那儿飘着。柳宗元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有三十七八岁。他已经在永州待了六七年，回长安的希望越来越渺茫，可他不那么在意了。山水不是他排遣苦闷的工具，山水就是山水。一个人，一条船，一根钓竿，够了。

到柳州之后，他连这些也不怎么写了。大概在他看来，与其天天写山水，不如替当地人办几件实事。那些山水游记写得再好，也救不了一个被逼当奴婢的孩子。可他写的那些文章，最后还是救了人——不是救当时的人，是救后来的人。像我这样，隔了一千二百年，跑到永州去找他的人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安徽省作协会员）